

谢灵运《庐山法师碑》献疑*

李勤合

(华中师范大学文献研究所 武汉 430079)

文 摘 史料记载东晋庐山慧远法师往生后,谢灵运曾为其撰有碑诔之文,今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三保存有《庐山慧远法师诔》,《佛祖统纪》卷二十六保存有《庐山法师碑》。经过目录学、写作风格、同类文章互勘、写作时间等多角度的比较求证,可知《庐山法师碑》存在众多疑点。

关键词 《庐山法师碑》 《佛祖统纪》 谢灵运 慧远

释僧佑《出三藏记集》载慧远卒后,“谢灵运造碑墓侧,铭其遗德焉”^[1]。释慧皎《高僧传》亦载:“谢灵运为造碑文,铭其遗德,南阳宗炳又立碑寺门。”^[2]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三保存有谢灵运《庐山慧远法师诔》,《佛祖统纪》卷二十六保存有谢灵运《庐山法师碑》,颇受教内外人士重视,沙元炳、项智源《庐山慧远法师文钞》(国光印书局,1935年)、陈统《慧远大师年谱》(《史学年报》2卷3期,1936年)曾予收录或利用。今诸谢灵运集不载《庐山法师碑》,罗国威《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〈述祖德诗〉佚注》乃称此为谢灵运佚文,并谓“当世研究谢灵运者,亦未能发现”^[3]。姜剑云《谢灵运与慧远交游考论》(《太原师范学院学报》2005年第2期)对此加以认同。其实除沙元炳、陈统等人曾于民国时期就关注过此碑外,今人钟优民《谢灵运论稿》亦曾论及此碑,称其“大体可信”^[4],顾绍柏《谢灵运集校注》附录的参考文献载有《佛祖统纪》,撰之以理,顾氏应该看到《庐山法师碑》,但书中又言“释慧远八月卒于庐山,灵运在京撰《庐山慧远法师诔》。又作铭(已佚),张野为之序”^[5]。

除以上肯定者外,汤用彤在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(商务印书馆,1938年第一版)中对《庐山法师碑》则提出疑问。笔者今细审其文,亦觉疑点颇多,乃于汤用彤先生之外,条列数条,以就教于方家。

汤用彤所论文字较简略,特照引如下:“《佛祖统纪》载谢灵运《远师碑》,应系谢作铭,张野作序。但其文与《世说注》所引张野《远法师铭》颇有差异。

又陈氏《庐山记》谓此碑无年月,而《统纪》之碑末云‘元熙二年春二月朔’,据此,《统纪》所录材料,亦有可疑。”^[6]

汤氏所提出疑点有二:一 慧远法师碑应当是谢作铭,张野作序,但此碑文与张野《远法师铭》颇有差异;二 陈舜俞《庐山记》谓慧远法师碑无年月,但此碑末却有“元熙二年春二月朔”字样。

疑点之二容易理解,疑点之一却有些费解。既然是谢作铭,张作序,为什么仅将碑文与张序作比较,而不及谢铭呢?此则牵涉到另一问题,即谢铭是否已佚?谢铭是否即《庐山慧远法师诔》?

关于慧远法师碑,宋陈舜俞曾亲见,其《庐山记》卷五《古碑目第七》载“《慧远法师碑铭》,谢灵运撰,张野序。”又有小字注曰“无立名年月。”^[7]之所以加此注,是因为陈舜俞此篇记古碑目,不载碑文,仅录碑名、撰人爵里岁月等目,此篇无“无立名年月”故特表出之。

谢灵运《庐山慧远法师诔》存于《广弘明集》,但《出三藏记集》和《高僧传》均未提及谢灵运有此诔文,然则此诔文是否就是碑文呢?

《文心雕龙》论诔、碑之关系说“夫碑实铭器,铭实碑文,因器立名,事先于诔。是以勒石赞助者,入铭之域;树碑述已者,同诔之区焉。……诔者,累也;累其德行,旌之不朽也。……详夫诔之为制,盖选言录行,传体而颂文。……夫属碑之体,资乎史才,其序则传,其文则铭。”^[8]可见诔、碑、铭三者之间有不同之处,但有时却又是一物。诔文主要是列举死者德行,加以颂扬,碑文作为铭刻在碑石上的文

* 本文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0 博士创新基金资助。

字,如果偏于赞颂功勋则为铭,如果偏于传述事迹则为诔。后人乃以为,“树碑之风,汉始盛行,而东都尤甚。惟乃刻石之总名,而非文体之专称”^[9],“碑”不是一种文体,而仅是一种文章载体,所载即诔、铭等文。所以,慧远法师碑在《广弘明集》中记为《庐山慧远法师诔》,而在《世说新语》注中记为《远法师铭》确有可能。完整的慧远法师碑应由谢灵运所撰《庐山慧远法师诔》与张野《远法师铭》组成,《庐山慧远法师诔》为碑之正文,《远法师铭》即碑之序文。

汤用彤曾在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中对《庐山慧远法师诔》多次加以利用,显然,他认为谢铭已佚,而《庐山慧远法师诔》并非谢铭。否则,《庐山慧远法师诔》的存在就是《庐山法师碑》存疑的最好证据。

如果诔文确是碑文,则《庐山法师碑》显然属伪作。惟此一论证途径理由尚不充分,亦非本文之重点,本文重点将要谈《庐山法师碑》本身存在的疑点。

二

疑点之一:《庐山法师碑》突然出现于《佛祖统纪》不能不疑。

谢灵运为慧远法师撰写碑文之事虽见于《出三藏记集》、《高僧传》,但《佛祖统纪》所载此篇《庐山法师碑》题名及内容均不见于此前任何目录或文集,如《出三藏记集》、《弘明集》、《文选》、《广弘明集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聚》等书均不见此碑题名或内容。^[10]惟独《佛祖统纪》突然收录此碑文,且未交待来源,令人生疑。

疑点之二:《庐山法师碑》的写作风格不似碑文,令人生疑。

碑文是一种礼仪色彩浓厚的文体,文风以庄重、雅致为主,所谓“其叙事也该而要,其缀采也雅而泽”。碑文一般由两部分构成,即文、铭,或加上序而成为三部分。铭为四言,序则散文,文之部分多为四六之句,此在南朝尤其流行。《庐山法师碑》则为完全不同之风格,试录全文如下:

法师讳慧远,本姓贾,雁门楼烦人。弱而好学,年十二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,故少为书生。二十一欲度江就范宣子,于时王路尚梗,有志不遂。于关右遇释道安,一面定敬,以为真吾师也。遂抽簪落发,求直道场。沙门翼冀每资以灯烛之费,安公曰:“道士诚知人。”法师藉旷劫之神明,表今生之灵智,道情深邃,识鉴渊微。般若无生之津,道行息心之观,妙

理与高悟俱彻,冥宗与深心等至。安公叹曰:“使道流东国者,其在远乎!”太元初,襄阳既没,振锡南游。考室庐阜,结宇倾岩,同契不命,而音响闻道,誓期于霜雪。自以年至耳顺,足不越山。桓氏以震主之威,力为屈致。法师确然贞固,辞以老疾。俄而制使沙门尽敬王者,法师惧大法之将沦,抗言万乘。玄知不可强,俯而顺焉。既道渐中土,名流遐域,外国诸僧咸东向礼。非夫道深德广,焉能使显默同归,异域致敬。且新经未表,晋邦律藏,历年莫正;禅法甘露,国所未闻;实相宗本,人有异说,法师深存广图,大援群生,乃命弟子迎请禅师,究寻经本。踰历葱岭,跨越沙漠,弥旷年稔,并皆归还。既得传译,备尽法教,是故心禅诸经出自庐山几乎百卷。又以心本、无二、即色三家之谈不穷妙实,乃著《法性论》。理深辞婉,独拔怀抱。罗什见论而叹曰:“汉人未见新经,便闇与理会。若夫温心善诱,发必远言。”栖寄林岭,游兴能彻。虽复风云屡由,而无昭昧之情。俯仰尘化之域,游神无生之门。所谓言斯可发,行斯可乐矣。自枕石漱流,始终一概,恬智交养,三十余载。春秋八十三,命尽绝岭。遗言露骸松林,同之草木,达生神期,既于此矣。古人云:“道存人亡”,法师之谓。凡我门徒,感风徽之缅邈,伤语晤之永灭,敢以浅见,扬德金石。其辞曰:

九流乖真,三乘归佛。道往绝迹,慈还接物。孰是发蒙,昭我慧日。摄乱以定,闲邪以律。妙法常存,悠悠莫往。若人乘生,皎皎远赏。鉴我鉴物,知狭知广。息心空谷,训徒幽壤。秦皇雄惑,蔽理通情。王孙偏解,滞死达生。夫子之悟,屡劫独明。仰高契峻,俯深怀清。惟清惟峻,若隔近绝。惟高惟深,志崇智洁。昔在香积,今也明哲。嗣之有人,实隆废缺。捷度练数,甘露流津。律藏拂故,法性增新。凡厥希道,日知好仁。景薄命尽,宗倾理湮。寒暑递易,悲欣皋壤。秋蓬四转,春鸿五响。孤松独秀,德音长往。节有推迁,情无遗想。

元熙二年春二月朔,康乐公谢灵运撰。^[11]

试观此文,亦由文、铭两部分构成,铭为四言,文之部分虽间亦有四六之句,但总体风格却更散文化,同当时流行的碑文差别甚大,整篇文章风格不似碑文。同《庐山慧远法师诔》相比较,更易看出两篇文章不同之风格。因为前面曾怀疑诔文即碑文,故录诔文(铭的部分省略)如下,以便比较。

道存一致,故异代同辉。德合理妙,故殊方齐致。释公振玄风于关右,法师嗣沫流于江左。闻风而悦,四海同归。尔乃怀仁山林,隐居求志,于是众

僧云集，勤修净行，同法冷风，栖迟道门，可谓五百之季，仰劬舍卫之风；庐山之衷，俯传灵鹫之音。洋洋乎未曾闻也。予志学之年，希门人之末。惜哉诚愿弗遂，永违此世，春秋八十有四，义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。年踰纵心，功遂身亡，有始斯终，千载垂光，呜呼哀哉！^[12]

疑点之三《庐山法师碑》内容与同时代其他文章颇有雷同，亦属可疑。

笔者偶然发现，此碑碑文与徐陵《齐国宋司徒寺碑》多有雷同。其文不长，亦抄录如下：

无色之外，方为化城，非想之中，犹称火宅。若夫众生无尽，世界无穷，芬若披莲，远如散墨。善才童子，南行未窥；目莲沙门，北游不见。一一刹土，皆由业缘，万万僧祇，终非常乐。天宫蹇产，犹倾四大之风；魔殿崔嵬，终惧三灾之火。朱楼宝塔，辉映争华。既义畅中土，道流遐域，显默同归，华夷俱慕。自枕石漱流，始终一概，悟智交养，三十余年，春秋八十三。古人云“道存人忘”，法师之谓。凡我门徒，感风徽之缅邈，伤咨悟之永灭，敢以浅见，扬德金石。铭曰：

九流依真，三乘归佛。道往绝迹，慈还接物。孰是发蒙，昭我慧日。摄乱以定，辟邪以律。秦皇雄感，蔽理通情。王孙遍解，远死滞生。夫子之悟，万劫独明。寒暑递易，悲欣皋壤。秋蓬四转，春鸿五响。孤松独秀，德音长往。节有推迁，情无遗想。^[13]

细核此文，“既义畅中土，道流遐域，显默同归，华夷俱慕”与“既道渐中土，名流遐域，外国诸僧咸东向礼。非夫道深德广，焉能使显默同归，异域致敬”遣词类似，自“自枕石漱流”以下，则与碑文后半段多有雷同。碑文中“遗言露骸松林，同之草木”又和《出三藏记集》中《慧远传》雷同，前半段与《慧远传》相似者尚有不少。以下节抄《出三藏记集》中《慧远传》部分，以便核对：

释慧远，本姓贾，雁门楼烦人也。弱而好书，珥璋秀发。年十三，随舅令狐氏游学许、洛，故少为诸生……年二十一，欲度江东，就范宣子共契嘉遁。值王路屯阻，有志不果。乃于关左遇见安公，一面尽敬，以为真吾师也。遂投簪落发，委质受业。……沙门县翼每给以灯烛之费，安公闻而喜曰：“道士诚知人矣！”远藉慧解于前因，资胜心于旷劫，故能神明英越，机鉴遐深。无生实相之玄，般若中道之妙，即色空慧之秘，缘门寂观之要，无微不析，无幽不畅。志共理冥，言与道合。安公常叹曰：“使道流东国，其在远乎！”……晋太元之初，襄阳失守，安公入关。……

所以禅法经戒，皆出庐山，几且百卷。……常以支竺旧义，未穷妙实，乃著《法性论》，理奥文诣。罗什见而叹曰：“边国人未见经，便闇与理合，岂不妙哉！”……后桓玄以震主之威，苦相延致，乃贻书骋说，劝令登仕。远答辞坚正，确乎不拔，志踰丹石，终莫能屈。俄而玄欲沙汰众僧……远惧大法将坠……又著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，辞理精峻。玄意感悟，遂不果行……遗命露骸松林，同之草木。^[14]

此外，张野《远法师铭》中亦有句子见于此碑，如“年十二，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”、“襄阳既没，振锡南游”等。

疑点之四《庐山法师碑》与谢灵运《庐山慧远法师诔》所记慧远卒年相互矛盾，焉能无疑？

《庐山慧远法师诔》记慧远“春秋八十有四，义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”，此碑文则言慧远“春秋八十三，命尽绝岭”，明显矛盾。罗国威曾据此认为记载慧远春秋八十三的史料偏多，故以“八十三”为是，而未注意到其中的矛盾。^[15]笔者以为，此一矛盾正说明《庐山法师碑》存在疑点：同一人所作之文怎会前后颠倒若是？考其原因，略有两种可能：一，此碑文非谢灵运所作；二，此碑文曾经改作。志磐收录《十八高贤传》时，曾对之进行编辑，自然亦可能对其他收录文章进行编辑，尤其此处的慧远卒年需要改动，以和前文慧远传记相应，这在志磐亦在情理之中。

疑点之五《庐山法师碑》记载的写作时间亦有可疑。^[16]

诚如汤用彤所指出，陈舜俞已记此碑无立名年月，而《庐山法师碑》未却有“元熙二年春二月朔”字样，着实可疑。南朝碑文不书纪年者颇多，陈舜俞所记为实而非碑文磨灭之故。

此外，元熙元年为公元420年，距慧远卒年（416或417）已经有三四载。设若碑文撰于此时，则立碑自然亦在此后不久。谢灵运此碑与立于寺门之宗炳碑不同，宗炳碑为纪念碑，此则为墓碑。^[17]立墓碑为丧葬活动之一，不应如此之晚。再者，为此碑撰写序文之张野卒于义熙十四年（418年），谢文撰写又焉能晚于此时？

注释

- 1 释僧佑《出三藏记集》，中华书局1995年版，第570页。
- 2 释慧皎《高僧传》，中华书局1992年版，第221~222页。
- 3 罗国威《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〈述祖德诗〉佚注》，《辽宁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，1996年第3期。
- 4 钟优民《谢灵运论稿》，齐鲁书社1985年版，第37页。
- 5 顾绍柏《谢灵运集校注》，中华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

第412页。

- 6 汤用彤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,第248页。
- 7 陈舜俞《庐山记》卷五,东方学会,1928年。
- 8 刘勰著,詹锜义证《文心雕龙义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,第457页。
- 9 刘师培《〈文心雕龙〉讲录二种》,《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,第167页。
- 10 参考顾绍柏《谢灵运集校注》(中州古籍出版社,1987年)附录之《〈隋书〉等古籍中所著录的灵运著作及所纂总集》、《辑录所据底本及参校本一览表》。
- 11 释志磐《佛统纪》,《大正藏》,河北省佛教协会 2005年影印,第270页。
- 12 释道宣《广弘明集》,《大正藏》,河北省佛教协会 2005年影印,第267页。
- 13 徐陵撰,许逸民校笺《徐陵集校笺》,中华书局 2008年版,第1178~1179页。
- 14 释僧佑《出三藏记集》,中华书局 1995年版,第566-570页。
- 15 罗国威《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〈述祖德诗〉佚注》,

.....

(上接第74页)

据库和软件支持以及文献评论等工作,提供国内外有关课题的历史状况,各专业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,当前以至将来的研究热点,预测学科的发展方向,提供学科研究的核心信息。

3 结语

哈佛大学图书馆非常重视图书馆的服务职能,坚持服务至上的理念,而哈佛商学院图书馆的服务层次更深,其服务使命是通过图书馆馆员的服务理念、服务技能把馆藏资源、信息产品、信息服务和知识服务无缝地融入读者的学习、教学、科研活动中。哈佛商学院图书馆不断提高图书馆服务,探索新的

.....

(上接第78页)

一步研究。但对于许宗鲁刻书的评价,负评居多,可能也因此,许宗鲁刻书并无专文述及。本文略考许宗鲁刻书,疏漏错谬之处,尚祈方家指正。

参考文献

- 1 (清)叶德辉.书林清话[M].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8:160
- 2 毛春翔.古书版本常谈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:64
- 3 黄裳.来燕榭书跋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:之三一
- 4 (明)乔世宁.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许公宗鲁墓志铭.续修

《辽宁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96年第3期。

- 16 明代桑乔《庐山纪事》亦载此碑,题作《慧远上人碑铭》,文末不书年月,文字亦有不同,但此书晚出,故本文不予讨论。
- 17 慧远之碑除谢灵运碑、宗炳碑外,学界尚流行有“殷仲堪碑”的说法,如李幸玲《庐山慧远研究》(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,2007年,第64页)就持此说。这实际是承袭了陈舜俞《庐山记》的错误。《庐山记》卷五《古碑目第七》小序称“若殷仲堪作远公碑,天佑间犹见于贯休之诗,今无复遗漫矣。”陈舜俞所指贯休诗句亦见于《庐山记》卷一《叙山北第二》:“庐楞伽画苔漫尽,殷仲堪碑雨滴穿。”其实殷仲堪早在399年就被桓玄所杀,焉能为慧远立碑?所谓殷仲堪碑者,大概是后人为了纪念殷仲堪与慧远之间的谈易之事而立的碑罢了。

李勤合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文献研究所博士生,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,九江学院图书馆馆员。

(收稿日期:2011-01-13 编发:梁颖)

服务模式,其课程服务和研究服务在图书馆界的工作中具有开创性,这种充满着人文关怀的高效、个性化图书馆服务模式很值得借鉴与学习。

参考文献

- 1 <http://www.library.hbs.edu/info>
- 2 <http://www.library.hbs.edu/services>
- 3 <http://www.library.hbs.edu/resources>
- 4 张文莉.基于现代图书馆开展知识服务的思考.图书馆,2009(4):65-67

俞德凤 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,图书馆学硕士。

(收稿日期:2010-07-26 编发:方子丽)

四库全书第528册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:399

- 5 潘承弼,顾廷龙.明代版本图录初编[M].上海:开明书店,1941:123
- 6 王利器.吕氏春秋注疏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2:3211
- 7 白谦慎.傅山的世界——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[M].北京:三联出版社,2006:78-81

郎菁女,陕西省图书馆特藏文献部,副研究馆员。

(收稿日期:2010-08-25 编发:梁颖)